

【台湾故事·名人寻踪之十一】

□许志杰

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 ——邓丽君的筠园

二十年,邓丽君的名字和歌声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黯淡。时间愈久,愈显可贵,她的歌百听不厌,永不失真。

2011年秋天我到台湾的时候,每到一地都能听到邓丽君那甜蜜的歌声。上打打探方知,一年多之后的2013年1月29日是台湾歌后邓丽君60周岁生日。纪念活动提前展开,各种唱片打着“歌后60”的字样,隆重登场。2014年春天我再次踏上台湾的土地,邓丽君甜美的歌声依然在耳边,歌后成为人们永久的陪伴——听着邓丽君的歌去上学、去工作、去旅行,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邓丽君少小出名,13岁时以一曲《采红菱》获得台湾歌唱大赛的冠军。15岁正式加盟宇宙唱片,并灌录第一张唱片《风阳花鼓》,崭露头角,从此在歌坛站稳脚跟。她把香港选做往外拓展的第一站,27岁那年推出首张粤语大碟《势不两立》。尔后接着发行《漫步人生》大碟,更是响彻香港街头巷尾,成为几乎人人都会唱的经典歌曲。香港走红激发了邓丽君把华语歌曲唱出去的信心,之后她去了日本。刚到日本,邓丽君被唱片公司包装为偶像歌手,希图以青春美女的形象打动日本歌迷。但是,生活中有些呆板的日本年轻人并不认可邓丽君的偶像包装,致使她人气低落,唱片和演唱会成绩惨淡。邓丽君立即返台休整,重新设计舞台形象和歌曲的选取,1984年再次闯荡日本,一炮打响,开创日本有线放送三连霸纪录。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将邓丽君与珍妮·杰克逊、山口百惠、惠特尼·休斯顿、麦当娜等评为“世界七大女歌星”,可见邓丽君在世界歌唱舞台影响之重。

筠园是邓丽君的墓园,位于新竹市金山区西湖村西势湖18号的金宝山墓园,前台湾政要宋楚瑜题字,“筠园”之名取自邓丽君原名邓丽筠。筠园是音乐的天堂,处处都有音乐的符号,拾级而上,邓丽君清甜的歌声飘然入耳。进口处是日本设计师独出心裁嵌刻在地上的钢琴十个音阶大键盘,游人可以在琴键之上踏出美妙的音乐。琴键的周围是音质极佳的音箱,一直不停地播放着邓丽君生前演唱的那些歌曲。可以看到很多“君迷”就坐在一块石头上,静静地听着邓丽君的歌曲,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……邓丽君祖籍河北省大名县,生于1953年1月29日,1995年5月8日在泰国清迈度假期间因哮喘病突发猝逝。当时,42岁的邓丽君正处在歌唱事业的巅峰,却常被病魔所缠身,在认识了男友保罗之后,就短暂告别舞台,旅居法国。为了进一步调养身体,邓

【性情文本】

□赵先德

当我终于走过黑夜看到母亲那张脸,那张插着鼻饲管却微笑着的脸,我觉得我的念头实在对不住她——我还要和她老人家“回家”,我怎么能够放下她呢?

在一个游子的心中,家就是故乡,故乡才是家。母亲70岁时被动进城,屈指算来已有24年的时光。在这24年里,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回家。因此,陪母亲回家就是我们这个家庭一年里最奢华又必需的休假。

然而,三年前,这个休假不得不结束。因为她老人家罹患痴呆,不思进食,不得不植入胃管而维持生命。

在这样一些特殊的日子里,母亲回家的念头,并没有放下。有一天早晨,我提着包准备出门。她拄着拐杖,点着地面,批评我说:“上班上班,什么时候回家?”一句话勾起了我两眼热泪。我只好放下包,背她下楼,用轮椅推她到另一个小区,说,咱要回家啦!看到小区前面的湖水,我告诉母亲,这就是咱老家的大冶水库啊!母亲的脸上顿时有了笑容,非常满足而安详的笑容。有了这次的体验,与母亲关于回家的游戏就这样开始了。

有时,我在想,“家”在母亲的脑海里,到底是什么样子?有一天,她指着她房间里的衣柜告诉我,这是她出嫁时的陪嫁,闹日本鬼子的时候,把它寄存在这家人家,人家给我们保存得真好。

有时候,她异常清醒时又是另一种描述。九年前,股骨头骨折的母亲做了一次大手术。从病床上苏醒过来,母亲说,我们要回家。我们要去看你那个二奶奶。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。然后给我讲了一个让人心酸却又让人非常欣慰的故事。在挨饿的年代里,母亲与全家人已经饿了两天。她拿着一个篮子到坡里去找野菜,找了一个



丽君与保罗从法国到泰国清迈,打算边调养身体边准备复出歌坛计划,令人意想不到的却在清迈旧病复发,医治无效去世,以这种让无数“君迷”难以接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人生旅程。据说,安放邓丽君的是——一副可以使遗体保存50年的镶嵌水晶玻璃的铜制棺木。从公祭到棺木下葬,台湾的电视台一直处在直播的状态,而从世界各地赶到台湾送别邓丽君的歌迷,在金宝山下绵延数里,场面极其壮观,情景使人泪下。

对于中国内地歌迷而言,邓丽君的过早离世,一直是个谜,更是一件憾事,因为,数以亿计的“君迷”一直盼望着邓丽君能来内地举办演唱会。现在还有人畅想,假如当年邓丽君到内地演唱,场面将是何等的壮观。不要说现在的周杰伦,就是十个周杰伦也敌不过一个邓丽君。已经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听邓丽君的歌了,对于内地的人们来说,邓丽君的歌从海峡对岸随风而至,不仅是一种听觉的享受,更是精神世界的一次开放。从靡靡之音到唱遍大街小巷,邓丽君的名字和歌声,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来到内地的,是那个变革时代的见证。台湾文化的根基在内地,中华传统文化是贯穿台湾地域性文化发展的筋骨,只是台湾更早地打开了一扇文化的大门,融进许多当时内地不曾接触的异域文化,产生了邓丽君、三毛、琼瑶,其影响既是阶段性的,同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毕竟两岸文化同根、同源,邓丽君、三毛、琼瑶以其歌声、作品走红内地,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,从这个意义上讲,她们

是启蒙、推动、链接的文化使者,这也是我们记住邓丽君、三毛这些人的意义所在。

筠园中立着邓丽君纪念碑,墓志铭简单介绍了邓丽君42岁短暂一生的履历。墓碑上的雕塑再现了邓丽君清秀可人的面庞,一双清澈见底的眼睛,始终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每一位来者,一双手轻轻地搭在墓碑上,仿佛在安慰那些来到墓前流泪的人们,告诉他们不要为她悲伤,就像她的歌里唱的那样:“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,愁堆解笑眉,泪洒相思带……”墓碑前鲜花常在,前来看望邓丽君的人络绎不绝。筠园中的广场上,用小灌木设计成音符的图案,中间竖立着邓丽君金色雕像,与她在舞台上演出时的形象一模一样,让人们可以永远看到邓丽君大气典雅甜美的巨星风范。

离开筠园,缓缓走下金宝山,邓丽君的歌一直在唱,阳光映射下的邓丽君雕像,发出金色的光芒。斯人已去,风范永存,因为筠园,因为邓丽君长眠于此,金宝山墓园已经成为台湾最为抢手的风水宝地。邓丽君下葬金宝山,这里的主人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一元新台币。现在许多演艺界和商界人士花大钱在这里预订未来的长眠之地,与歌后比邻。无论生前身后,邓丽君以其甜美歌声和高尚情操,赢得爱戴。时光如梭,2015年5月8日,是邓丽君离世20周年的日子。二十年,邓丽君的名字和歌声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黯淡。时间愈久,愈显可贵,她的歌百听不厌,永不失真。

谨以此文,纪念邓丽君。
(本文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走在回家路上的母亲

下午,一无所获。因为树皮都被扒光了。就在她绝望的时候,发现了一棵被扒掉树皮的桑树,树梢上还有几串桑叶。这可难为了她,她的脚大小,根本上不去这棵高大的树。就在这个时候,同村大脚的李姓二奶奶来了。二奶奶爬上树去,把所有的树叶捋了下来。母亲见她那么冒险,就把所有的桑叶放在了二奶奶的篮子里。从树上下来的二奶奶却责怪了母亲,只是取了三分之一的桑叶,把多的一部分让给了母亲。母亲说,如果没有那几十片树叶熬成的纯树叶粥,那天,全家人就要暗宿——不生火不吃饭地悄悄睡下。

这就是母亲心中的家。被苦难和战争占满了记忆的家,被挚爱与友情充满心房的家。

去年秋天,在美国阿尔弗雷德大学讲学。有学生问我:“孔子离我们有多远?”我讲了这个故事。我告诉他,孔子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、血液里。

今年的母亲节,这个特别的日子到来前,我从黑夜里醒来,曾经特别后悔。因为抑郁症,我突然产生过一瞬间解脱自己的念头。当我终于走过黑夜看到母亲那张脸,那张插着鼻饲管却微笑着的脸,我觉得我的念头实在对不住她——我还要和她老人家“回家”,我怎么能够放下她呢?

这几天喉咙不舒服,去医院拿药。有一味中药叫马勃,拿回来以后我才知道,这就是老家牛粪堆里生长出来的乌娄旋。我高中毕业的时候,父亲的癌症到了后期,实在无药可治。我就祷告,如果原野上

有一种仙草,能够治好他的病,我愿意踏遍天涯海角。抱着这种愿望,我转遍了老家的每一个山梁。就像后来我创作《孔子》动画片的时候,看到少年的孔子到泰山上为自己的母亲寻灵芝一样。当时,只找到了这种学名叫马勃的药。但是,父亲没有留给我尽孝的机会。有了这样的记忆,能让母亲走在“回家”的路上,还有比这种重复不厌的游戏更能给她带来快乐、同时也给我带来安慰的事吗?

母亲不愿意进食任何的汤水食物时,医生无可奈何,最终决定给她植入胃管。当时,她责怪我,不就是一个死吗,你让他们折腾我干什么?我告诉她,你要活着,你要活着才能回家,才能看到你的孙子。听了这句话,她安静了。尽管她的孙子在远离老家上万里的地方。近三年以来,她换过二十几次胃管,她都默默地忍了下来。她完全可以就像高僧大德一样,安详地离开。但她用唯一的清醒坚持下来,就是为了一个回家的念头。

为了她对家乡的思念之情,去年,以她的名义,我给她设立了一个兰馨孝德基金,以便在过年时为她同龄人送去一份问候礼。当时,我多么希望她能回到老家,看看那些熟悉的面孔啊!然而不能。故乡永远是母亲的梦,是她老人家精神家园的特殊寄托。我的故乡——我和我母亲共同的家园,祝你永远充满着阳光。

(本文为作者为大型动画片《孔子》总导演、《小小鲁班》总编剧)

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我对日本樱花的印象,我选择的是一个“潮”字。潮,江湖,海潮,钱塘潮,黄海潮,浩浩乎有如千军万马、横无际涯,雄雄乎有如排山倒海、遮天蔽日。樱花潮,那实在是一种难得一见的、令人惊诧和振奋的场景啊!

第一次走近日本的樱花是在大阪。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跋涉,从远郊的琵琶湖畔来到大阪城公园时,没等大巴停住,窗外如雪的樱花和如水的花香便扑面而来。我叫一声“好家伙”,便打开相机,扑进花的海洋中了。大阪城始建于十六世纪晚期,是日本著名的三大古城堡之一。城分两层,曲折回绕,内有高墙箭楼,外有深水大壕。在长达数公里的护城河岸边和道路两旁,密密麻麻地生长着四千多株樱花树,每到春天,便筑起一条蔚为壮观的樱花长廊。行走于长廊之中,或看樱花如盖、云霞满天,或叹古樱入水、古城映雪,或赏花香十里、荡心涤肺,或吟咏拍照,或陶醉痴迷,真可谓如入仙境,令人心醉神迷。

【域外走笔】

樱花潮

□刘玉民

接下来是清水寺。清水寺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,据说为唐僧在日本的首名弟子慈恩大师所建。寺内的主殿“清水舞台”平阔庄严,一色古香古色的木质结构。同日本所有寺院一样,寺内香火不断人流不断,却看不到一尊佛像一个僧人。因为清水寺依山而建,寺内的樱花大多散布在周围的山谷、道路和水塘旁。由此从高处看,盛开的樱花或白或红或粉,恰似一片片彩色的浮云。透过浮云,山间道路上的人群如同流动的河水,与古寺、山林相映生辉,构成一幅幅奇妙生动的画卷。间或,有几名身着和服的少女经过,把娇艳与妙曼融入画卷,那画卷便即刻变成了诗:一首足以打动人心、春天与青春的礼赞。

或许是因为顶着国花桂冠的缘故,日本的樱花并不限于公园寺院,而是上至皇宫官府下至穷乡僻壤,随处可见。从京都一路北上,不时为车窗外一片片奇异绝美的樱花所震撼。

高潮在上野公园。上野公园是日本的第一座大型公园,也是公认的赏樱胜地。这里的樱花品种多达几十个,一千三百多株上百年、几百年的老柳树,伸展起如龙似铁的巨木枝干,在不忍地畔筑起一条长达数公里的樱花大道。置身于樱花大道,远看一天绯云,近看一天绯云;仰望霞光满天,俯观霞光满地——那是落英的杰作;你会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片绯云或者一缕霞光,在天间和长虹间漫游徜徉。

在日本,观樱赏樱是全民性的传统项目,每到樱花开放时节,成千上万的群众或者携老扶幼倾家出动,或者呼朋唤友结伴上路,或者干脆就是放假和“集体活动”、“公务活动”,他们在樱花树下铺上几块地毯或者木板,再摆上几张小桌,便尽情地喝起酒来,唱起歌来,跳起舞来,拍起照来。观赏和庆祝活动轮番进行,一拨才去一拨又来,从清晨直至深夜。夜间赏樱,可以说是日本的一种独特方式。其情景我在上野公园亲眼见过,至今神而往之。民间如此,官方也把观樱赏樱视为增进交往和友谊的一个契机。我在日本期间,就从报纸上看到中国驻长崎总领事邀请日本各界人士到总领馆,举办庆祝建馆30周年赏樱会的消息。更有趣的是,由于日本国土狭长,南北气候差异很大,加之樱花品种不同,开放时间不同,每年从最南端的樱花初放起,日本气象厅和气象协会便开设起一条“樱花前线”,通过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纸等新闻媒体,每天播报各地樱花开放的情形,预测樱花开放的时间和路线。这吸引了成千上万樱花爱好者和国外游人,追随樱花的脚步一路北行,用四十多天的时间,跨越三千八百多公里国土,从冲绳的八重岳一直观赏到北海道的二十间樱花大道。

观樱赏樱是日本特有的全民狂欢,如今这种狂欢越来越具有了世界性。据介绍,单是今年樱花季前往日本观樱赏樱的外国人就不下几百万,为席卷日本的樱花潮增添了声势和色彩。而受日本的影响,近年来,中国和韩国等地的樱花潮也正在形成,其速度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

日本人对樱花的一往情深,源自于樱花的热烈绽放,灿烂一时,也源于对生命的感伤。樱花从玉蕾初绽到落英为土,只有短短七天,感物伤怀也就成了世代相传、无以脱逃的梦魇。江戸时代的大将军德川家康,就曾用樱花比喻生命短促的武士。而在我看来,天地轮回,荣枯往复,感物伤怀并没有太大意义,最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倒是樱花何以用如此短暂的生命,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惊喜和欢乐?与樱花相比,人生算得上很长了,但在历史和大自然面前也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。但如果我们能够像樱花一样,用瞬间的热烈绽放点燃世界,照亮人心,我们的人生不也可以光芒四射吗?世界不也会因我们而越发精彩和美妙吗?从樱花身上,我们真应该学习一点东西才对。

(本文为作家,原济南市作协主席)